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

第四回 鬧麵館袁猷討私債 封游船魏璧逞官威

話說魏璧帶著小廝，夾著衣包，拎著水煙口袋，離了公館。走頭巷街，轉彎向東，出了小東門，到了多子街，進了金元麵館。走進後廳，早有跑堂的招呼。魏璧遂揀了正中一張大人仙桌坐下，小廝另在前一進堂裡桌上坐下，將衣包、水煙口袋放在桌上。那跑堂的走近魏璧前請叫了一聲「少爺」用抹布擦乾淨了桌子，泡了一盞碗茶來，問道：「少爺今日幾位尊客老爺？」魏璧道：「今日一共五位老爺。」跑堂的就擺了五雙牙箸，十多張席紙，八九個小菜碟子，站在旁邊伺候。

一刻工夫，賈銘、袁猷兩人走進，彼此見禮入座。尚未坐定，陸書已到。魏璧們三人與陸書招呼禮畢，大眾入座。跑堂的又泡了三盞碗茶來。賈銘們向袁猷道：「昨日多擾，謝謝。」袁猷道：「簡慢，簡慢。」正在吃茶，袁猷忽然看見一人走到樓上去了，袁猷立起身來向著賈銘、陸書、魏璧道：「三位仁兄，小弟暫違，樓上一走，立刻就來奉陪。」說著就到樓上去了。

去未多刻，只聽得樓上拍桌敲台，又聽得袁猷的聲音與人喊吵。賈銘聽得，趕忙上樓，看見袁猷與那人正在吵鬧。賈銘認得是熟人，他是鹽運司裡收支房書辦，姓鄭，名煥，字貫之。

賈銘與鄭煥彼此招呼，便入席坐下。賈銘問袁猷為著何事，袁猷道：「去歲臘月，鄭大老爺愛厚我，托我代他借了三十兩銀子，九扣三分錢，原允今年三月歸還。那知到期非但銀子不還，連人都藏躲，疾滑溜哄。我三番五次跑到他府上請安，他家這盛管隨口答應，又說昨日在那個外室小奶奶那裡住的，又說是在那個堂名裡吃花酒未曾回來。為找他尊駕，不知起了多少早，少睡多少覺，東跑西找，猶如趕獐。鞋子都跑壞了，找不著他尊駕。那銀主日逐向我吵鬧，說我脫騙他的銀子。好容易幸喜今日巧意會見鄭大老爺，同他要銀子，他還同我玩雲蛋。老實些說，今日有銀子便罷，若沒有銀子，我同鄭大老爺一同到縣門首去打滾龍，挑挑縣門首屆班的朋友，看我中人犯法不犯法！」

袁猷說畢，鄭煥道：「賈大哥，聽我告訴你，我同袁大哥相好，共財帛已非一次。去臘，承他的情，代我借了三十兩銀子，原約今年三月歸還。奈因我有件公事尚未就手，所以耽遲到今，累袁老大跑了幾回，未曾會見，怪不得袁老大今日生氣。

如今還要懇情耽到節下，本利一齊歸趙。」袁猷道：「鄭大老爺，不是我太肉，任憑怎樣，今日總不得過關。」賈銘道：「袁兄弟，你同鄭大哥當日是好上起，還要你代他耽幾日，叫上緊設法歸趙就是了，何必為這幾兩銀子說閒話呢？」袁猷道：

「賈大哥，你不曉得兄弟這苦衷，這個銀主是個變種桀紂脾氣，你借他的銀子約定三個月，到了三個月零一天，就還了他的銀子，心中總不舒服。我是不怕弟兄們譏笑，因為事寒，代他經手，落個中資，貼補茶水。他是一彈打個鴉兒，認整不認破。

如今被鄭大老爺這筆銀子打住嘴，連我都叫不響了。今日要說是回日期，斷不能行，除非別處騰挪。鄭大老爺若是能於吃點若，才能過關。」鄭煥道：「聽憑大兄，怎樣說怎樣好。」袁猷道：「如今只有一個方法，除非另覓個銀主借筆銀子，把這桀紂人的銀子還了，不知鄭大老爺意下如何？」鄭煥道：「謹尊台命。」袁猷道：「還有句不懂人事的話，還要另外寫個憑據，讓我好去別尋門路設法。」鄭煥道：「理該如此。」遂喊跑堂的到簡帖店內買了一張印花八行書，又拿了一個黑墨碟子，一枝舊筆，放在桌上。

鄭煥正提起筆來要寫，袁猷道：「老兄請緩，我代你算算。」喊跑堂的拿了一面算盤，袁猷取過來，向著鄭煥算道：「前借本銀三十兩，已經過了五十天日期，要認他三兩銀子轉頭。

莫作三個月，只作兩個月，要把一兩八錢銀子，兩個月的利息。

現在必得要借五十兩銀子，扣去五兩銀子折頭，四兩五錢銀子，三個月的利息，又是一兩五錢銀子中資，一兩五錢銀子價費，又要扣一平一色，計銀一兩。清還前借之項，起除淨盡，共去四十八兩三錢，還剩一兩七錢銀子，相應叨光送與兄弟買雙鞋子穿穿罷。」鄭煥道：「這兩把銀子，哥哥拿去就是了。」鄭煥遂提起筆來將八行書寫成。上寫著：

憑票付曹平關紋銀五十兩整。此照。某年某月某日日期票人鄭貫之包兌人袁友英

鄭煥又在自己名字下畫了花押，向袁猷道：「袁大哥，還要借光呢。」袁猷含笑道：「我的名字該派把與老兄與人家墊箱子底的。」也就畫了押。

鄭煥將八行書遞與袁猷，道：「一切費心。」袁猷將人行書接過，道：「適才言語冒昧。小弟實是不知受了那銀主多少氣，加之跑了幾十天白腿，今日是見了哥哥一肚子氣，得罪哥哥，望乞恕罪。」鄭煥道：「總是小弟不是，有累哥哥。等銀子清楚後再為奉謝。」賈銘道：「總是相好，不必說這些套話了。」袁猷將鄭煥新立的票據收起，約鄭煥明日午後在方來茶館，將那前立的三十兩欠票退還。鄭煥忙喊跑堂的來，吩咐下面。賈銘、袁猷同道：「我們在樓底有朋友呢，相應各便罷。」鄭煥見他們不擾，又向賈銘道了謝，說道：「今日不恭，改日再為奉請罷。」

賈銘、袁猷辭別鄭煥下了樓梯，到了天井內，看見魏璧同著一個家人在廳旁簷前說話。魏璧面上似有怒色，那家人諾諾連聲向外去了。賈銘、袁猷復然入座，魏璧也入了席道：「早間小弟著家人到小東門碼頭僱只大船，他方才來回我，說是碼頭上人說是芍藥市，大船要四塊洋錢，外汰化。我的家人還了兩塊洋錢，那船家說兩塊洋錢就想叫船，只好紮只船坐坐罷。

他們就爭論起來，船家仗著人眾，就要打我的家人，他所以到這裡來回。我此刻叫他回公館弔父名帖，到甘泉縣裡去，務必封小東門碼頭的大船，看他們敢於不應！諸位兄台，你說可惡不可惡？」袁猷道：「這些船家總是喂不飽的狗，倒是裝差，他們反伏水龜兒是的。」

正在閒談，見吳珍方才匆匆來到，與眾人見禮入座。跑堂的又泡了一盞碗茶來。賈銘道：「穎土兄到底有幾口煙，不能起早。」吳珍道：「小弟因諸公今日有約，恐其起遲，昨晚便多吃了幾口煙，未曾睡覺。那知今日黎明，舍親家老太太去世，到舍報喪。弟因今日要陪諸公，不能候殮，故而先到那裡一拜，急忙趕到這裡來。那知來遲，累等，望諸位哥哥恕罪。」袁猷道：「不必談了，我們腹中已經饑餓，快些下面罷。」魏璧趕忙吩咐跑堂的燙一斤高粱酒，點了四個熱炒，下五個一錢二分的面，外面爺們桌上總下六分。那跑堂的問了各人愛吃什麼澆頭，辦面去了。少停，將高粱燙了上來，擺了五個小酒杯，又用好湯燙了一碗乾絲，陸續將熱炒碟子捧上，然後將面捧在各人面前。

眾人吃著酒，將面用畢，揩過手臉，正在〔品〕茗閒談，只見先在這裡回話的那家人同著一人，頭帶紅纓帽，身穿藍布袍，足下元〔玄〕布靴，手拿黑油單紙扇，一同走到廳上。那家人走近魏璧身旁：指著那人道：「他是甘泉縣裡差人。小的回到公館拿了老爺的名帖，到了甘泉縣裡。會見門上說了。他那裡立即發了封條，叫這差人同著小的到了小東門碼頭，已將富春遊大船封備現成，伺候少爺。」魏璧聽了點點頭。那差人趕上來，請叫了一聲「少爺！」魏璧向著那個差人道：「有勞。

你明日到公館，有個茶敬奉酬。」吩咐那家人陪他前廳吃麵。一那差人同那家人往前面吃麵去了。

賈銘道：「如今船已算定，難道今日就是我們五人坐在船上？甚是寂寞無味。我們何不將吳大哥的貴相知請出去玩玩？」

吳珍道：「他又不會手口，把個啞叭帶上船去更是沒趣。小弟聞得天凝門外藏經院進玉樓新來了一個相公，名叫月香，色技兼優。我們何不將他喊到船上瞻瞻瞻仰！」眾人道：「如此甚妙。回來船出水關，到天凝門碼頭，一同上岸去喊他就是了。」眾人又談了些閒話，魏璧吩咐了小廝將前後桌子面錢總寫過賬，邀請眾人出了金元麵館。

到了小東門外城門首，早有船家在彼招叫。那甘泉縣裡差人引著魏璧眾人到了河邊，船家趕著搭了扶手。魏璧邀請眾人登跳上船，進船入座。跟去的小廝也有站在船頭，亦有偷安躲在船後的。有一個船家同跟魏璧的小廝說道：「二爺，我們裝差不管茶水，回聲少爺可要買茶葉炭下午？」小廝進船回了。

魏璧吩咐把了幾百錢與船家，去買茶葉炭下午，又叫請一份大香燭，一掛旺鞭。不多一刻，買齊回船，問了一聲「可等客了？」

魏璧道：「客已到齊，吩咐開船。」那船家答應，即便解纜掣跳。那甘泉縣裡差人伺候魏少爺開了船，方才回去。次日，自必同船家到公館去領差價、領賞，不必贅敘。魏璧在艙內向著眾人道：「諸位哥哥，不是小弟敢於冒昧，昨日既承諸兄慨諾，允結金蘭，請問諸位貴造？」隨叫跟來的小廝，在印花布衣包內取出蘭譜、筆硯，放在桌上，取水將墨磨濃。眾人各道生辰，遂敘次序。賈銘居長，次是吳珍，三是袁猷。陸書與魏璧同庚，生辰比魏璧早兩個月，四是陸書，五是魏璧。次序已定，魏璧提筆將蘭譜書成，就放在船艙裡書架之中，吩咐小廝將筆硯收去。那時大船已出了天凝門水關，魏璧吩咐船家，到天凝門碼頭將船靠岸。

船家搭了跳板，眾人棄舟登岸，上了石坡。走過天寧寺，到了藏經院門首，見有塊白礬石匾嵌在門頭，兩個天藍字，眾人看是「蘭若」二字。大眾進內，但見進玉樓的大門開著，他們五人帶齊小廝進內。那裡早有底下人招呼，喊了一聲「客到！」